



中国艳史

隋代宫廷艳史

(三)

[民国]张恂子摇著



## 第五十一回 依依慈母屈膝为情人 咄咄恶父驱走因私宠

摇摇话说妥娘和文儿在纱窗外面，挖洞偷瞧了一回，也瞧不见帐内的春光，便各自退下，回去安息。一宵易过，又是天明，炀帝辜负了香衾，又须临朝。盥洗进点既毕，炀帝袖了凤琴的那双桃红睡鞋，凤琴率了美人们相送出苑。仍由妥娘操舟，出了水湾，到了湾口停下。西苑令马忠，隔晚已是查明，知道炀帝在清修苑留幸，因此，这天的一朝，辇车已是等候在湾口。炀帝上了岸，登坐辇车而去。

上朝完毕，退入后宫，却将凤琴的绣鞋与萧皇后观看。萧皇后也是称叹道：“怎会这般尖小，三寸还不到，怪不得圣上垂爱。昨晚的被底风流不知狂到怎样？”炀帝笑道：“终是魂飞魄散是了。”

炀帝和萧皇后正在话儿打趣的时候，内侍进报道：“太子请见。”炀帝道：“你去回复太子，没什么事儿，不必时来请见，朕自会召他。”内侍退下复命。太子昭候在宫门，那内侍到来，将炀帝的传谕说了。太子昭好不纳闷，又命内侍道：“再去报知圣上，道太子有事请见，要是圣上不能相见，不防一见皇后。”内侍只得重行入宫，报知了炀帝。炀帝对萧皇后道：“他见了朕躬，又没有什么大事奏知，到此缠扰作甚？朕没有心情见他，爱卿可愿见他？要是也不愿，索性严词拒绝了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又来了，家人父子，原不必有了大事方能相见，本来没事的时候也可闲谈说笑。今天昭儿有事请见，圣上还不愿和他见面，也太没有父子情了。”炀帝笑道：“爱卿又偏护了昭儿，数落朕躬，爱卿尽



自见他，他有什么事儿，奏知了爱卿，原是一般的。只要爱卿转告朕躬，依得依不得，再行定夺好了。”萧皇后见炀帝执意不愿和太子见面，也是无可如何，便命内侍请太子进宫。内侍退下，炀帝却捧了秦夫人的绣鞋走入别宫去了。

不一会工夫，太子昭入宫拜见了萧皇后，侍坐一旁，萧皇后等对昭道：“你还不知父皇的性儿，他最爱风月，却不愿多说什么正事，你要见父皇，有什么事儿不妨对我说了。待我转奏，原是一般的。”昭却嗫嚅道：“臣儿进见也不是什么正事，本来只能和母后先说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什么一回事，又须和我先说。”昭便双膝跪倒道：“这件事先须母后见允，相助臣儿，臣儿方敢说出。”萧皇后见太子这般光景，好生疑讶，便命左右的宫女退下，恐是太子的秘密大事。

这时，室内光剩下母子两人。萧皇后道：“你且坐下，要是我能助你的事儿，终能替你设法。”太子昭挣红了脸儿道：“臣儿该死，昨天私进了西苑。”萧皇后惊道：“可是闹下了什么祸事？”昭道：“祸却不敢闹出，只是在东海那边，有一座凉亭，臣儿因走得乏了，便入亭歇息。亭中有个美人，她的名儿叫芳菱，臣儿该死……”

萧皇后笑道：“什么又是该死，谅是你去调戏她。”昭道：“不是调戏了她，臣儿该死，和她成就了好事。”萧皇后听了，好生不悦，不由得哼了一声道：“这种苟且的事情你还说出作啥，要是给父皇知道了，那是你真的要该死了。”昭慌忙道：“臣儿原是要母后相助的。”萧皇后道：“父皇此刻又没有知道，不加你什么责罚，你叫我相助什么？”昭硬着头皮道：“要求母后转恳父皇，将那个芳菱赐



给了臣儿。”萧皇后快快的道：“早知你是这么一回事，我悔不该见你了。”昭急得又行下跪，苦苦的哀求。萧皇后叫他起立道：“羞也不羞？为了一个宫女，这般模样。我若是替你转告了父皇，他能允许，算你的造化。要是他知道了此事，不但不能允许，竟要将你加罪，可也不干我的事，原是你不好。”昭道：“只要母后替臣儿说得婉转些，父皇也是风流性儿，对于臣儿的要求，谅能允许成全。”萧皇后哼了一声道：“那也未必一定能够，你且退下，待我慢慢的替你设法。”太子昭见萧皇后允许了，好生欢喜。又拜谢了萧皇后，欣欣地出宫。

萧皇后待太子走后，沉吟了一回，打定了主意。到了午宴时间，炀帝和萧皇后入座饮酒。炀帝便问萧皇后道：“昭儿有什么事请见？”萧皇后见炀帝动问，来得正好，便乘间含笑道：“果真给圣上猜着，没什么大事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朕原是知道的，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大事。”萧皇后含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圣上可能猜上一猜，昭儿进宫请见，端的为了何事？”炀帝摇头道：“这个怎能猜得到，爱卿说给朕听了吧。”萧皇后道：“昭儿还有些孩子气息，他到了洛阳好几天了，圣上却没有旨意，命他在西苑玩上一回。他才入宫见了贱妾，要请贱妾转恳圣上，让他去西苑一遭，圣上可能允许？”炀帝沉吟一回道：“他一个儿不能去，要是随着爱卿前去，朕不妨允许。”萧皇后暗想，你也不要做作了，太子早已一个儿进去过了。面上只得仍道：“那也好，贱妾和他去好了。”

午宴过后，萧皇后待炀帝走了，命内侍召到了太子。萧皇后对他道：“我替你父皇面前只说你没有到过西苑，要到



西苑玩去，父皇命你随了我前去，你可和我去一遭，回来我再替你向父皇说，将那个芳菱赐给你，比直接和他说破更觉妥当，你看可好？”昭不禁欢跃道：“母后万全的策儿，再好也没有了。”当下萧皇后便命内侍侍候辇车，和太子昭同出宫门。萧皇后上了辇车，太子昭跨登马背，随在辇车后面。到了西苑，萧皇后便笑对昭道：“你可带了我去瞧瞧芳菱生得怎样的动人，你要这般爱她。”昭知推辞不过，只得和萧皇后到了东湖堤上的凉亭里面。芳菱见太子和皇后同来，又惊又喜，拜过了皇后、太子。萧皇后将芳菱细细的打量一回，觉得也还动人可爱。在亭中坐了一刻，便即出亭。不向别的所在再玩，竟和太子回宫。萧皇后命太子自回东宫等候消息。

萧皇后到了后宫。炀帝又在玩弄秦夫人的绣鞋。萧皇后佯嗔道：“也没有的，只是玩弄个不完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怎的爱卿已是回来了，昭儿还在苑里不成？”萧皇后道：“可笑这个昭儿，到了西苑，他反道没有什么好玩。”炀帝道：“俗物俗物，这种所在，原不配他玩的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且慢说他，他虽是在西苑里面没多时候，却也爱上了一件东西。”炀帝道：“他爱上了什么东西？”萧皇后道：“和圣上一般的，爱上了菱。只是圣上爱的是红菱，他爱的是芳菱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可是菱塘里面的菱儿？”萧皇后摇头道：“不是菱塘里面的菱儿，却是东湖亭里面的。”炀帝不解道：“凉亭里面怎会有菱？”萧皇后道：“这个芳菱，原是和圣上手中玩的红菱一般，不是真的。老实对圣上说了吧，昭儿爱上了管理凉亭的女子，名叫芳菱的，要圣上恩许，赐了昭儿。”



炀帝方始明白，笑着道：“原是这般，那个芳菱爱卿可已见过？”萧皇后点头道：“见过的了，生得倒还温柔可爱，圣上竟允了昭儿的请求可好？”炀帝点头道：“那也能够，只是且慢允许昭儿。”萧皇后诧异道：“这又何故？”炀帝道：“朕躬自有用意。”萧皇后也不便再问。炀帝坐了一会，又袖了绣鞋踱出，萧皇后也不在意上。哪知炀帝却一溜烟的出了宫门，命内侍牵过一乘坐骑，他跨登马背，丝缰一紧，马蹄飞翻，直向西苑而去。

没多时到了西苑，纵骑驰入，向东湖堤上过去，到了凉亭跟前，跳下坐骑。那亭中的芳菱，正因萧皇后和太子突然而来，突然而去，不知怀着何意，就是索解不出。此刻，忽闻马蹄声儿，她便掀起湘帘，恰巧炀帝马上跳下。芳菱见是炀帝到来，慌忙出亭拜倒在地道：“贱婢芳菱迎接圣上。”炀帝也不多说，大踏步走入凉亭，在石凳上坐定。芳菱随到亭中，心中怎不要动疑，没隔几个时辰，怎的皇后、太子、圣上竟会先后到来。炀帝却目不转睛的瞧那芳菱。芳菱被炀帝瞧得没意思，不禁粉脸飞起红云，借着取茶避过了炀帝目光。

炀帝在西苑造成以后，终日的东边搂玉，西边偷香，已是成了习惯，欲念甚易冲动，他见芳菱楚楚可怜，便又动了欲火。再也不顾太子的请求，先要应了他的急务。待到芳菱过来献茶，炀帝便将芳菱搂入怀中。芳菱想不到炀帝也会如此，真是又羞又怕。没到片刻工夫，已是罗衫襟解，绣带宽松。堂堂白日青天，芳菱如痴如醉，甜酸苦辣的味儿一齐上了心头，只苦说不出口，任凭炀帝摆布。待到云收雨散，芳菱结束衣衫，见炀帝只是向她痴笑，芳菱不解其意，也只得含笑相向。炀帝却道：“你可知除了朕躬之外，还有人爱你



吗？”芳菱听了，不觉暗吃一惊，忙道：“贱婢得幸圣上，哪个还敢见爱。”炀帝笑道：“你还不知底细，太子也爱上了你，向朕索取，你可愿意，便随了太子？”芳菱不由暗暗生恨，怎会有这种禽兽，既知我是太子的爱人，偏偏前来强污，她心里虽是这般想，面上只能装作不愿，慌忙拜倒道：“贱妾已受圣上雨露，怎能再随太子？”炀帝将她扶起，哈哈笑道：“朕原是和你相戏，怎忍将你相随太子。朕当示意与他，使他绝了爱你的念儿。”芳菱听了，不禁暗暗叫苦。

炀帝坐了一会儿，竟出了凉亭，跨上坐骑，驰回显仁宫。见了萧皇后，面上含着一团喜色。萧皇后便道：“圣上到过了西苑吗？”炀帝笑道：“到过了，连那芳菱我也见过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也去瞧那芳菱，可是生得还佳？”炀帝哈哈大笑道：“真是温柔风流，朕已幸了她了。”萧皇后听了，不觉大惊，苦着脸道：“太子便怎样？”炀帝正色道：“怎能依他，芳菱原是朕的，他休得妄想！”炀帝说毕，又命内侍宣召太子入宫。太子昭还当作好事成功，欣然入见。炀帝见了太子厉声道：“你来此已多日，怎么还不回镇长安，命你一游西苑，偏又爱了芳菱，向朕索取。你可知芳菱朕已幸了，你敢这般无礼，还不于我回镇长安，不奉宣召，若敢擅自私入洛阳，休想活命！”炀帝雷轰电击的一席话，听入了太子昭的耳中，真是大出意外，不禁吓得面无人色，泪儿直流。正是：

空怀好事成双念，霹雳当头惊失神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二回 俏佳人独邀仙女名 妙歌儿双夺皇恩酒

摇摇话说太子昭听了炀帝的话儿，吓得面无人色，痛泪直流，慌忙俯伏在地道：“臣儿万死，不知芳菱为父皇的幸人，妄自索取，今当敬遵圣谕，回镇长安。”说毕，连连叩头。萧皇后见太子昭这般模样，好生痛惜，忙道：“儿且退下，不要留在此地，触怒父皇。”昭便含泪退下，气愤填胸。回到东宫，便奄奄成疾，卧床不起。炀帝知了，依旧是莫不动心，只传命御医，逐日前往诊视，便算是了。

这天已是新秋七月的七日，炀帝临朝，却有道州地面，献入一个矮民王义，炀帝使命宣入。王义见了炀帝，高呼舞蹈，甚合仪节。炀帝见他身材虽是短小，却也生得眉清目秀，举止玲珑，甚觉奇异。便问道：“汝有什么奇材异能敢来进献？”王义从容答道：“圣上德高尧舜，道过禹汤，怀柔远人，不弃刍蕘，所以南楚小人也来仰沐圣化，虽是没有奇材异能，却有一片愚忠，敢求圣上收录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朝廷之上，文官武将，哪一个不是忠忱报国，要你何用？”王义道：“忠义乃国家的宝物，怎会厌多？小臣又系远方的废民，无处投生，故敢自献阙下，冀沐生成。”炀帝原好谀言，见王义措词得体，甚合心意，便将他收下，留侍左右。

又翻阅一道奏本，见是长安令进献美人，炀帝心花怒放，使命黄门宣召长安令颜信臣上殿，信臣俯伏殿阶拜见炀帝。炀帝温颜问道：“卿所进美人现在哪里？”信臣道：“现在宫门伺候，圣上退朝回宫，便好召见。”炀帝听了，即命退朝，急欲瞧那美人。



原来长安令所进的美人叫作袁宝儿，原是长安人氏，芳年二八，生得千娇百媚，无限风骚。宝儿的父亲开仁，却在长安令颜信臣手下当一名书吏，甚得信臣的信任。信臣有一个十不全的儿子叫做承平，生得丑陋不堪，年过二十还没成亲，实因他的尊范不堪承教，没人肯将女儿嫁他。哪知承平不识己丑，有了一身残疾，偏向花街柳巷去寻欢作乐，性子生得恶劣，一个不合意，便仗了他父亲的势力，任意行凶。一般乐户的女儿，没一个见了他不怕。见他来了，只得假意趋奉，把他灌得烂醉，不省人事，再将他送回家去。要是不将他灌醉，他便要缠扰，玩一个春风一度。不依他不休，因此替他起了外号叫作“鬼见愁”。

有天承平在长安的东门街上，带了两个家丁，行经开仁的门前，恰巧宝儿靠在楼窗上闲眺，瞧见承平鸡胸驼背、面麻脚跷、鼻斜眼歪、口缺耳招，一拐一拐的走将过来。哪知承平也抬起了缩脖子的扁头，瞧见了楼窗上的宝儿，不禁馋涎直挂。宝儿见了这般怪模样，忍不住的一笑。承平却误会了她的意思，当作宝儿垂青了他，对他媚笑，不觉心花朵朵开，一边走，一边格格地问家丁道：“方才经过的那家，楼上有个美人儿，你们可知道她她她姓甚，是谁谁谁的女儿？”家丁道：“怎会不知，她姓袁，名叫作宝儿，她的父亲便是在老爷那里做书吏的袁开仁。”承平听说是开仁的女儿，更是欢喜道：“越越越发好了，他是老爷的好好好友，一定成功。”两个家丁见了他这般模样，暗暗好笑。

一同到了家中，承平便和他的母亲朱氏胡缠，要朱氏转告他的老子，向开仁求亲。朱氏年过半百，只有这个宝贝儿子，便允许了他。对信臣说了，信臣起初只是不肯，经不起



老妻的日夜烦絮。这天和开仁对酌，饮到中间，信臣只得向开仁说明，替他的儿子求婚。开仁哈哈笑道：“公不要打趣，小女这般姿色，公且想上一想，合了公子可配？”信臣不觉惭愧满面道：“我已原知你不允，只是却不过老妻，姑且说说罢了。”开仁道：“这且不要怪她，我却有个主意，也想和公商量。”信臣道：“什么事儿？”开仁笑道：“像小女这般姿色，嫁个俗人真是可惜，我想将她献入宫中，倒是一件美事，公看如何？”信臣附掌道：“再好也没有了。”他们商议停当，便将宝儿献入宫中与炀帝。

炀帝退朝回宫，即命召入宝儿，宝儿见了炀帝，盈盈拜倒。炀帝含笑相扶，仔细瞧视，见宝儿生得娇怯怯一团俊俏，软温温无限风流，果是一个绝色小佳人，不觉大喜。萧后又乐得做人情，连称宝儿可爱。炀帝更是开怀，遂带了宝儿和萧皇后一同坐了辇车到西苑，驾临迎晖苑。苑主王桂枝慌忙接入里面，见了宝儿道：“圣上真是艳福不浅，又在哪里弄到了这位美人？”

炀帝道：“她和夫人一般的长安人氏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那是更好了，妾也不嫌寂寞了。”竟和宝儿十分亲热，宝儿也如依人小鸟。萧皇后笑道：“她们两个一见面便这么亲爱。”炀帝笑道：“也能算他乡遇故知咧。”说毕一齐笑了。炀帝又命美人，分召各苑的夫人美人全到迎晖苑集会。不多时候，粉红黛绿，莺燕纷来，把个迎晖苑里面挤得十分。炀帝便将宝儿像献宝一样给各苑夫人相见。那般知趣的夫人们便把宝儿说得像天仙化身，人间少有。炀帝喜新厌旧，是他的本性。宝儿新进，原已心爱，各夫人一凑趣，炀帝越觉得得意。便命设了一席盛宴，和萧皇后、十六苑夫人、袁宝儿



一共十九个，团坐一席，开怀饮酒。十六苑的美人，轮流奏乐，分班斟酒，饮了一会，炀帝笑道：“哪一位美人可唱支什么歌词儿佐酒？”便有一个美人娇声应道：“贱妾唱个杨柳词儿可好？”众人看时，却是清修苑秦夫人那里的文儿。炀帝却道：“很好。”文儿便一手执了红牙鼓板，曼声的唱出道：

杨柳青青青可怜，一丝一丝拖寒烟。  
何须桃李描春色，画出春风二月天。

文儿歌毕，炀帝笑道：“好一个‘画出春风二月天’，应该赐酒一杯。”炀帝话声未毕，秦夫人即将自己的一杯酒儿授于文儿道：“她是贱妾苑中的人，理应贱妾代劳。”炀帝点了点头，文儿谢恩饮尽。只见美人队里又走出一个美人道：“贱妾也有一个杨柳词儿贡献。”众人看时，却是宝林苑陈菊清那里的美人韩俊娥，她接过了红牙，不待炀帝开口，她已是啾啾莺声的唱出道：

杨柳青青青欲迷，几枝长锁几枝低，  
不知萦织春多少，惹得宫莺不住啼。

韩俊娥的歌声才毕，萧皇后含笑道：“贱妾爱她的‘几枝长锁几枝低’，觉得丝丝入画。”说时便将面前的酒儿赐给俊娥喝了。炀帝笑道：“还有人唱吗？”忽闻俏生的一声道：“贱妾也来献丑一支。”谢夫人早已听出，是她苑子里的人。炀帝向那说话的美人看时，只见她波明黛绿，苗条可人，忙



问道：“你是哪一苑的？”谢夫人替她答道：“她是贱妾苑中的杳娘。”炀帝默记在心，便唤杳娘快唱。杳娘笑盈盈的站立当宴，慢转珠喉，轻敲红牙，启朱唇唱道：

杨柳青青几万枝，枝枝都解寄相思；  
宫中哪有相思寄，闲挂春风暗皱眉。

炀帝拍桌道：“‘枝枝都解寄相思’，下面接了句‘宫中哪有相思寄’，便化腐朽为神奇，哪得不赏酒一杯！”炀帝说毕，便将面前年玉杯命美人斟满了一杯酒儿，赐于杳娘。

杳娘正待接饮，忽见美人队里抢出一个美人，将杳娘拦住道：“姐姐且慢受赏，待贱妾也歌一支，要是歌得不佳，姐姐再吃不迟。”众人听了全觉吃惊，看那拦住杳娘的美人却是清修苑的妥娘。清修苑主秦夫人恐炀帝动怒，忙喝道：“偏是你能这般无礼！”炀帝见是妥娘，知她是个好胜的人儿，便笑对秦夫人道：“夫人莫去怪她，待她好好唱来，唱得不好再行罚她不迟。”众人听了炀帝的话儿，都替妥娘担心，捏了一把冷汗。妥娘却神色镇定，毫不慌张，只见她执了红牙，轻启樱桃啾啾唱出道：

杨柳青青不绾春，春柔好似小腰身。  
漫言宫里无愁恨，想到秋波愁煞人。

妥娘唱毕，萧皇后点头含笑道：“真是亏她唱的最好。”炀帝笑道：“这个小妮子，原是最爱胜人，只是她的聪明性儿，却是无人能敌。”杳娘便道：“妥娘所唱，确比贱妾的



好，圣上赐酒，贱妾愿让于妥娘。”炀帝大笑道：“你不愿让也是要让的。”说得众人一齐笑了。

妥娘这时好不得意，伸出手儿正待取酒，只见席上有一人离座起立道：“贱妾也来歌上一支，予圣上佐酒。”炀帝看时，却是袁宝儿，急向妥娘摇手道：“你且慢饮酒，待她歌了再行定夺。”妥娘向宝儿看了一眼，微微含笑，便缩回了取酒的手儿。王夫人却笑吟吟的执了一只象牙筷儿，向金尊上铮的一声，叩了一下道：“宝儿姑娘，好唱起来了。”在众人失笑声中，宝儿已是发出珠圆玉润的歌喉唱道：

杨柳青青压禁门，翻风挂日欲消魂，  
莫夸自得春情态，半是皇家雨露恩。

宝儿的歌声未毕，众人不约而同的齐声喝采。妥娘含着笑脸，双手捧了炀帝的赐酒走到宝儿面前道：“快些喝吧！这杯酒也是皇家的雨露恩。”众人听了不禁哄堂大笑。

宝儿喝了酒，谢过圣恩。萧皇后笑对炀帝道：“半是皇家雨露恩，这名多么好。此地的人儿依贱妾看来，半是皇家雨露恩恐还不止咧。”妥娘却又冷冷的道：“今宵七夕良辰，牛郎的雨露又要施到新人身上去了。”众人顿又格格的笑个不停，把个宝儿羞得满面通红。炀帝待她们笑停了才道：“妥娘的话儿虽是打趣，其实今宵七夕，倒也是一个美景良辰，众卿须得早些想个消遣法儿，大家乐上一乐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有什么好法想出，还不是在月下摆下酒席，大家吃笑一回也就完了。”炀帝道：“若是要在月下喝酒，须到北海的三神山喝去，似觉有些兴趣。”秦夫人道：“圣上的话



却是甚好，但依了贱妾看来，不妨用四十九只船儿，苑中的姊妹们分载在上面，散作了七队，在北海五湖里面，任意飘游，但需用个信号，定个地点，若是信号一举，七队船儿刘向所定的地点聚齐，哪一队的船儿到得早，哪一队的船儿到得迟，便分别赏罚，受赏的饮酒簪花，受罚的献曲作舞，这种玩法，依圣上看来可好？”炀帝附掌道：“甚是有趣，不妨今宵试他一试。”正是：

尊前笑语皆绵蛮，待看牵牛织女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三回 争次第灯光船影 分赏罚舞袖花球

摇摇动人情绪的月儿露出半个娇靥，在那凉云里面，偷窥到西苑的北海海面上，映出了她的俏影，随着波儿微动，她是多么洁静，何等的自在。在近东湖的海湾那边，忽的转出了八艘凤舸，舸头和舸梢上面，一律的挂着绿色宫灯，绿沉沉一片，映得海水越发绿了。每艘凤舸的舱前，也都扯起了一面小旗，旗杆尖上明晃晃的一盏灯儿，映出旗上的几个小字，瞧上去便能清楚。一艘上是迎晖苑王，一艘上是绮阴苑谢，一艘是积珍苑樊，还有四艘却是清修苑秦、影纹苑刘、文安苑狄、景明苑梁。七面小旗在凉风里面不住的飘动，七艘凤舸却并列了一排，柔橹声清，向北海中央过去。那时接通西湖海口的海面上，却涌出了万道金光。原是七艘龙船，船头船尾点起了千百盏的金灯，远望上去，只见一片金光罩在海上面。在第一艘的龙船头上，竖了一面杏黄大旗，旗上斗大的两个字儿，便是“隋炀”两字，后面的六艘却没有旗号，随着前面一艘也向北海中央而去。

接着南湖里面，也有七艘凤舸，十四支柔橹，分开了波浪，直向北海海口过去，却是一色的红灯。在那末一艘的凤舸上也扯起一面大旗，乃是“正宫萧”三字。这时，广明湖湖面上飞出了二十一般彩船，分作了左右中三队。中间七艘，船上面挂了一色的水晶灯，白晃晃一片，照得湖水透明，随风招展的七面小旗便是栖鸾苑李、宝林苑陈、晨光苑方、仪凤苑柳、和明苑田、降阳苑石、明霞苑张。那左面的七艘，只见花花绿绿一团，照得人眼花缭乱，原来船上挂的



俱是五色明灯。七艘里面只有一艘扯着旗号，乃是翠华苑黄。右首的一队第一艘船上，也扯起了仁智苑朱的旗号。挂的灯却是人物花鸟的纱灯，在晚风中飘动，竟似栩栩欲活的光景。三队彩船顺着下流，直向北海。

忽的金鼓齐鸣，传振四远。却是北海里面七只鲤鱼船，每船上面，倒也是一面大旗，却有六个大字，乃是十六苑美人队。船上没有挂的灯儿，只有一对对、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宫灯排满了船头船尾。一点点的火光，远望上去，好似万道明星映在水面上幌动。船舱里面便是十六苑的美人，振着玉腕，敲锣打鼓，传出了一片热闹，也向北海进发。

这时已是酉牌二刻相近，北海左首的方丈神山，山脚下面忽地来了一只小船，靠近了山下。船中却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操船的小宫监，一个是西苑令马忠。马忠待船儿停稳了，他挟了一包东西，兴冲冲地跨到山滩水埠，即便洒开两腿向山上奔去。不到片刻工夫，那山顶上面的凌云塔上陡的冲起一线金光，到了云端里面，散作了一个火球，发出一声响亮，宛似半空中起了霹雳，接着四下里传出一片欢声。没有半个时辰，马忠在山顶上面，只见七队船儿像箭一般齐向方丈驶来。五颜六色的灯光，映的汹涌的海波里面，煞是有趣。看到渐渐相近，只见七艘龙船追出了第二、第一，占了头一队。

马忠赶忙下山，待到山滩，龙船队第一个先到。炀帝已是立在第一艘的大旗下面，脸上堆起了满面笑容。背后立了一个美人，便是袁宝儿。马忠慌忙俯伏，口称奴婢接驾。炀帝和宝儿搭了扶手，踏上水埠，走到山滩，回身看时，见萧皇后的七艘凤舸做了第二。赶到舸儿靠近了山脚，萧皇后在



末一艘的舸窗中伸出了首儿瞧视，见了山滩上的炀帝便低头一笑，缩进了里面。不一会工夫，却是她出了舱门，走上舸头。恰巧舸儿已傍水埠，萧皇后便一手搭在扶手上，一手搭在一个宫女的肩头，笑吟吟的到了山脚。炀帝含笑上前道：“爱卿已是迟到一步了。”萧皇后含笑道：“圣天子百灵相助，自是一帆风顺，独点了先着，贱妾幸庇圣恩，便也占了第二了。”

萧皇后说毕，炀帝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爱卿可称善于辞令了。”炀帝话声未毕，萧皇后接着道：“第三名来了。”炀帝看了旗上的“王”、“谢”、“樊”、“秦”、“刘”、“狄”、“梁”七字，笑道：“原是东湖里面的一队。”萧皇后道：“她们先前倒是第一队，在相近这儿的时候，却给圣上和贱妾两队赶出，反做了第三。”待到王、谢等七位夫人走上了山滩，第四、第五两队相随到来。谢夫人笑道：“仁智苑朱夫人的一队，倒给美人队占了第四。”不多时，李、陈、方、柳、田、石、张七位夫人的一队到了山脚，走上水埠，一齐笑道：“险些儿殿尾。”

等到末一队到时，第一艘船上俏零零立着一个妙人，穿着一色的月白衫子，左右肩上，分伏了四只松鼠，却是翠花苑的黄雅云。只见她蹙了春山眉黛，现出了一副憨态。她瞧见了山滩上的众人，不待船儿靠近水埠，她便在船头上，小脚一点，直向山滩上窜来。众人不禁一齐失声，“啊哟”两字未停，雅云已是神色自若的立在滩上。炀帝笑顾雅云道：“夫人的一队，已是作了殿军，夫人何必再冒这样的险，不待船儿停稳呢？”雅云道：“圣上不知贱妾的心儿，焦急得忍不住了，恨不得船儿像贱妾一般的会跳，跳过了你们的船